



散文

爱情就像吃包子

□李书霞

又一次相亲失败了，我的心情像天空一样，布满了阴云。但周六是父亲的生日，我必须强打精神应付。

每年父亲过生日，长辈们都会登门道贺，热闹一天。他们边吃边喝，边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我只得借口要出差，周五晚上，安排父母吃海鲜自助餐，算是提前给父亲过生日。

父母一边唠叨我乱花钱一边喜滋滋地换衣服。到了酒店门口，父母双双抬起头来，仰望着豪华气派的大楼，啧啧称赞。走进酒店大堂，面对着眩目的装潢，更是暗暗咋舌。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沿着餐台，兴致勃勃地给父母拿吃的：开胃小菜、三文鱼、基围虾……吃着烤生蚝，剥着虾壳，听着煎牛排的“滋滋”声，父母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不一会儿，父母眼前的盘子空了。我舔了舔指头上的香味，拿过一张餐巾纸，故作优雅地擦了擦手，道：“牛排还没煎好，我再去看

看有什么好吃的。”我刚站起来，母亲也赶紧站起来，说：“我也要去。”

沿着“凹”字型摆放的餐台，我们依次掀起一个个餐盒盖子，评这个色，挑那个香，选那个味。主食区的餐盒盖子都开着，打头的是包子，五个猪仔包排着不规则的队伍，笑眯眯地望着我们。猪仔包的样子像头小猪，白生生、圆滚滚面团充当身子；椭圆的头部点了指甲盖大小的一点胭红，就是嘴巴；两块掺了玉米面的淡黄面皮左右分开，斜斜地贴在嘴巴上方，就是耳朵。

母亲指着猪仔包，高兴地说：“夹两个，我喜欢吃包子。”

我看着她手里的盘子，轻声劝道：“咱们可是花了158元一个人呢，吃点贵的。”“我想吃包子。”母亲犹豫了一下，又轻又坚定地回复我。

我只得给她夹了两个，母亲端着包子，径直走回到座位上。父亲瞧了瞧，伸过筷子夹了一个。

“这个包子，比起我头回蒸的，哪个好吃？”母亲含笑问他。“一样好吃。”父亲嘴里含着食物，口齿含混地点头。

不一会儿，牛排端上来了，我教他们使用刀叉切牛排。父亲很快学会了，母亲手忙脚乱，怎么也切不好。父亲看着她笨拙的样子，脸上浮起一丝窃笑：“你不要切啦，喏，”他把切好的牛排送到母亲盘子里，“我来。”

晚餐后，我们三人吹着风，散着步回家。“今天晚上，哪个最好吃？”我问。“包子！”母亲自豪地说，“你爸说我的包子，和酒店里的一样好吃。”她的眼里，闪烁着少女那样活泼的光芒。

我笑着摇了摇头，沉默不语。在我眼里，自助餐要吃贵的才划算；在母亲看来，要吃就吃喜欢的，不用管贵贱。

对吃包子的态度折射出我们的婚姻观。母亲当年嫁给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是因为她喜欢父亲这个人；而我，只选贵的，忽略对的，挑来挑去，成了剩女。

慢阳光

(外三首)

□赖杨刚

月色
慢在土墙上
那些从城里来到小村
陪我们
把宁静捡起来夹在梦里的人
你睡得好吗

跟着我去树林外面提水
你还不习惯弯路
上坡下坎
小心翼翼
在木桶里
稳住小溪
走得阳光那样慢
不让清澈
溅落岔道口
再也找不见

一会儿的叶子

阳光认识我
像认识一只蝴蝶
因为风
心情
一会儿远
一会儿又近

叶子
还没有被带离流水
闪烁的秋天
就回来了

不知不觉
没有惊动任何人

炊烟

向上爬
你喜欢弯路
只为每个转角处
遇见故乡

疲惫之美

在你的周围
叶子绿着
风吹得不快不慢

蜻蜓飞上飞下
鸟鸣
都有着庄稼特殊的香味

这些风景
都让你的疲惫
美成了
不知名的野花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
都冒着阳光
遍地温暖



红袄漫话



随笔

那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人

□王国梁

很多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一个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那个人，就是母亲。

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很忙。酷暑高温，我与同事们一起上街拆除违建。这项工作很难做，群众不理解是最主要原因。所以我耐心地跟他们做思想工作，经常说得口干舌燥。做了工作，我们还要顶着太阳进行拆除工作，有时很晚才能下班。那次回到家，我的脸晒得黑红黑红，胳膊都晒脱皮了。母亲见了吃惊地说：“你这是打仗去了？”我笑了笑，简单向母亲讲了下工作。她立即开始责怪我：“那么热的天，怎么不知道偷个懒？”当初供你上学，为的就是让你坐个办公室，现在倒好，还不如不考上大学呢！”我觉得母亲又好气又好笑，说：“妈，干工作怎么能怕吃苦呢！正因

为我工作上进，单位上上下下对我评价都很好。”母亲气呼呼地说：“我不懂什么见识不见识，评价不评价，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你受罪！”

母亲的一句话，让我的心忽然一动，别人都只看到你在人前的光鲜，只有母亲能看到你人后的疲惫。你的累和苦，到了她那里会加倍，所以她经常小题大做，只为了你过得轻松些。

我业余时间写稿子，挣点稿费补贴家用，另外还有点小虚荣心，就是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有点小才。有时忙到大半夜。有一次，母亲半夜起来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她轻轻推门进来。我扭身看母亲，看到她眼睛里满是心疼，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摔倒后她疼惜的眼神。母亲轻声对我说：“你工作就够累的了，还不好好歇

歇？”我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累点是应该的。”母亲叹口气，给我倒了杯水，默默离开了。我的文章发表得越来越多，大家都夸我，我心里颇有些得意，写作更勤奋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母亲回了一趟老家，回来后带回了三万块钱。她把钱递到我的手里说：“这是我攒的钱，上次你说日子过得紧巴，我就都取出来了。有这点钱，你就不用过得那么累了！”我的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因为我知道，这些钱是母亲多年的积蓄。

那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没有哪个母亲，愿意看到儿女受累，她宁愿舍弃一切换你的安宁。你周围的人，关注的是你身上的所谓光环，只有母亲希望你不为任何东西所累，过平静安稳的日子。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劳动者周末

文苑

责任编辑
版式设计
吉言 刘红颖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劳动节快乐